

《伤寒论》针刺期门浅析(1)

★ 王炳君 (江苏省铜山县中医院 铜山 221116)

摘要:通过对《伤寒论》肝乘脾证、肝乘肺证针刺期门的分析,学习了张仲景根据五行生克进行辨证治疗的诊治思路,探讨了其选穴严谨、取穴精当的用针特点,总结了《伤寒论》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基本思想,补充了对《伤寒论》部分学术精神的理解。

关键词:伤寒论;期门穴;针灸疗法

中图分类号:R 222.22 **文献标识码:**A

《伤寒论》被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处方用药之功力由此可见。然而,单独处方用药并非百病皆宜。于是,张师根据病情辨证论治,或酌情针灸、或针药并用,不拘一格,使《伤寒论》更具特色,疗效亦更著。《伤寒论》中具体针刺某穴或某经者共 8 条(第 8、24、108、109、142、143、171、216 条),而有关针刺期门者 5 条。张师独识期门耶? 非也,其针刺与用药一样,都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的。综观其中

肝乘脾证、肝乘肺证两条,浅析如下:

1 肝乘脾证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108)脉浮而紧似为太阳表证,腹满谵语又似阳明里实证,到底其为何证? 细审其脉症:虽有脉浮而紧却无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虽有腹满谵语又未见潮热便秘、脉实。可知其邪既非在太阳亦非在阳明也。《脉经》有言:“浮而紧者名曰弦”、

为《复》卦辞:“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3]《震》六二爻辞:“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3]《既济》六二爻辞:“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3]间接出现有二处,分别为《蛊》卦辞:“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九五爻辞:“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3]另外还有三处与“七日”相关,分别为《小畜》上九爻辞:“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贞凶。”^[3]《归妹》九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中孚》六四爻辞:“月几望,马匹亡,无咎。”^[3]

“七日”既然是象征思维下普适于宇宙事物运动的一个周期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有不同理解,可以按其倍数进行扩展或缩微,而不能拘泥于“七天”之解,“七日”之“日”,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固然可以解释为“天”;在一年之内,也可以解释为“月”;在一天之内,也可以解释为“时”。

2.2 《伤寒论》中提及到的“七日” 《伤寒论》六经和《易》数有密切关系,《伤寒论》主要引用“天以六六为节”和“七日来复”的《易》数,反映《伤寒论》六经辨证时“象以定数”、“数以征象”的特征^[1]。《伤寒论》载:“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等。这里的“从巳

至未”、“从申至戌”等都是“七时”。《伤寒论》第八条称:“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4]言病气在经络中循行到了尽头,故其主证头痛到第七日可以自愈。

笔者认为如果把握了古代文化中以《周易》“七日”为代表数的象征意义,综合考虑天时地理、人的体质强弱、病邪轻重等因素来理解《伤寒论》中关于疾病传变的描述,那么古代医家论述的“日传一经”说,“传本”、“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诸说,李中梓、吴坤安的“六经以次受病,其愈皆以七为期”、“则六日内只在本经”等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的许多思想都是对《周易》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同时也丰富和补充了《周易》文化的内涵,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贡献,值得后人用心学习探讨,继承发扬。笔者从几个方面简单浅显地探讨了《周易》对《伤寒论》的影响,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期待同道能做出更具体详尽的研究,不足或错误之处难免,请同道批评斧正。

参考文献

- [1]梁华荣,田瑞曼.《伤寒论》六经及六经辨证来源[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104
- [2]梁华龙,郭芳.六经形成三段论[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90(2):15~17
- [3]辛子.时间之门-易学原理如是说[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1
- [4]李培生.伤寒论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

(收稿日期:2006-09-15)

“弦为肝脉”。《内经》亦云：“肝主语”、“肝气盛则多言”。此时终知此证乃“肝气盛”所致。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之间互有滋生又相互制约。肝属木、脾属土，木能克土。若在人，肝木对脾土有制约作用，可防止其气太过。今肝木亢盛，脾土受伐，肝脾不和，肝气盛而有“谵语，寸口脉浮而紧”，脾土受伐，脾运失健则有“腹满”，是以上证皆见。《伤寒论》未引《内》、《难》一言却深得其旨。然而本病乃肝木侮脾土所致，肝气太亢，非用药物实脾可解。乃用针刺之法，刺期门，以泻过盛之肝气。肝脾之气自然调和，其病可愈也。

2 肝乘肺证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109条)

此条所述病人有太阳表证之发热恶寒，然其无头项强痛，脉浮，反有大渴欲饮，腹满之里实证表现。有里实证之表现却又无潮热便秘，脉实。太阳病？阳明病？太阳阳明合病？此条未出脉象，宜仔细分析。从恶寒发热分析，可知其为肺气失调所致。肺主气，外和皮毛。肺气失调，开阖失司，是以有恶寒发热之症。然既非太阳表证，肺气为何失调？根据五行生克理论，肺属金，火克金，考虑可能为心火过亢而乘肺金所致。而病家却无心火亢盛之表现，乃知亦非因火乘金所致也。《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曰：“气有余，则乘其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火克金，金克木。不独火胜可乘金，金胜可乘木，若木太过不受金克则可反侮金也。肝木太过，肺金不及。肺金无法制约肝木，反为其所侮亦可致肺气失调。观其症：大渴欲饮，其腹必满。肝木太过不正有腹满之症吗(见上文分析)？而肝木太过，肝气郁久而化热，热灼津液，津液亏少，何不大大渴而欲饮水以自救？《内经》亦云：“诸腹胀大皆属于热。”由此可知，此证亦为肝气太过所致。肝气太过，郁久化热，肝气横逆，反侮肺金。更有下文可做其佐证：“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肺主通调水道。今自汗出，小便利。说明其输布津液功能好转，是以此病欲解。但欲解而未解，此时针对病机，以毫针刺之，泻太过之肝气，则其证必解也。

3 何以独取期门？

从经络理论上，足厥阴肝经“布胁肋一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而脾之大络亦“布胁肋”；足太阴之筋“循腹里，结于肋”；手太阴之筋“下抵季肋”。这样，通过胁肋，肝、脾、肺在经络上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理上互相联系，病理上互相

影响。这也是肝木太过可以乘脾侮肺以及可取肝经之穴刺之而解的理论依据吧。

肝经之穴众多。根据五行生克、子母补泻，泻肝可泻本经子穴(太冲)或子经子穴(少府)，或泻南方补北方(泻心补肾)。张仲景何以独取期门？其一：肝、脾、肺通过胁肋密切联系起来，而期门正位于胁肋部，为足太阴、足厥阴之会，一穴而与三经相联系。是以可取期门而泻之。其二：期门为肝之募穴。募穴乃“脏腑经气结聚于胸腹部的腧穴”，“阳病行阴，故令募在阴”(《难经 六十七难》)，《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又曰“阳病治阴”。而肝脏“体阴而用阳”。故肝脏之疾尤其肝气太过之疾(属阳)可取肝经之募穴(属阴)而刺之。其三：期门为肝经最后一个腧穴，乃肝经经气与它经经气交接之处。肝气行与此处已是强弩之末。泻之更有利于泻肝经之气。其四：肝乘脾证直接原因在于肝气过盛。所以，直接取肝经之穴而泻之，直泻其盛，疗效方著。“用针之道，在于调气”，取穴正确，又能根据病情，调整其气之盛衰，何愁病邪之不去？张师未出针法，然依其用针之特点(泻邪)而且依据辨证可知，此时当泻。可惜张师未明言如何调气，如何操作以泻肝气太过之实。

4 体会

《伤寒论》涉及针刺的内容是很少的，尤其本文仅分析其中两条，然而就从这极少的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伤寒论》的基本思想。

(1)整体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生理上互相联系，病理上互相影响。一脏有病可传及它脏，它脏之病，亦可从该脏治之。而且五脏的病变可以通过经络反映到组织官窍。正是因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伤寒论》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病情，辨证分析切中病机，准确治疗。肝侮肺证、肝乘脾证条，充分体现了整体观念。

(2)辨证施治。从整体上把握了病情，如不能进行正确辨证分析仍无法治疗。所以《伤寒论》尤重辨证。如第108条，初看既似太阳症又似阳明症，很难判断。然张师能从很少的脉证中层层分析，准确辨其为肝气过盛所致，为肝木过盛而乘脾土。虽未细述其辨证经过，却一句“此肝乘脾也”道出辨证思路，从而为正确施治(刺期门)，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伤寒论》之用针是建立在精确的辨证基础之上的，条文虽少，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及未病先防精神必现。而且取穴少而精，既能有效治病防病，又减少了病人痛苦，很值得我们学习探讨发扬！

(收稿日期:2006-06-12)